

晚清李凤仪《风流自赏》考论^{*}

张 振 国

《风流自赏》是晚清光绪间产生的一部比较有特色的志怪传奇小说集,到目前为止,未见小说书目著录此书,占骁勇《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》^①及拙著《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》^②中也未论及。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光绪三十四年刻本,全书十六卷,署“中山李凤仪撰”。卷首有光绪三十四年(1908)凤仪之弟子李敬、陈聿修、陈锡璋、族侄李赞襄、外甥黄锡庚同撰序一篇;附录门人弟子24人姓名;光绪壬寅年(1902)受业弟子陈清修序、同学马骥图序、凤仪之子李三辰序;又有作者《自记》一篇和光绪辛丑(1901)除夕《附记》一篇。《风流自赏》原名《信笔闲谈》,初稿只有八卷,后作者又有所增益,至去世时共成十馀卷。作者去世后,门人编辑整理为十六卷刊刻行世,每卷20篇,共320篇,多数篇目有作者弟子陈静修眉批。兹对《风流自赏》作者生平及该书的价值进行初步探考。

一 作者生平与《风流自赏》的成书

李凤仪(1843?-1908),名不详,号凤仪居士。《风流自赏》卷首署“中山李凤仪”,此处“中山”乃河北定县旧称,因定县古为中山国旧地。再结合作品内容我们可以知道作者为直隶定县(今河北省定州市)人。李凤仪生平未见史志资料记载,仅据书中序言及部分篇目可知概况。《风流自赏》卷二《狐醉》一篇提到:咸丰九年八月,赴州应童子试被黜归,途中遇到狐醉酒,被车夫打了一鞭,狐设法将众人之车倒行。最后作者说:“由今忆昔,其时余未弱冠,恍惚间隔四十馀年矣。”咸丰九年(1859)作者不满二十岁,大体推断出其生于1840年以后。光绪壬寅年(1902)李凤仪之子李三辰《风流自赏·序》中说:“光绪辛丑、壬寅两年之交,余父以时艰运蹇,教读无心,又年届六旬,气血渐觉衰老。”

^{*}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民国文言小说史”(09CZW051)和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项目“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叙录”(20100481129)的阶段性成果。

^① 占骁勇《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》,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,2002年。

^② 张振国《晚清民国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》,凤凰出版社,2011年。

由光绪壬寅“年届六旬”之语推算,李凤仪 1902 年时年约六十虚岁,则其生年当在 1843 年。李敬等人《风流自赏·序》中提到“光绪戊申年(1908)先生辞世”,可知李凤仪卒年为 1908 年。

关于李凤仪生平情况,马骥图《风流自赏·序》中提到“吾弟凤仪李君,幼负颖异之资,壮宏渊博之学,仆与其共笔砚者十有一年,辄许为大成之器。不料时数限人,文章憎命,一衿青后,一毡未青”之语,可见李凤仪考中秀才后未能中举。陈清修《风流自赏·序》也说其“幼颖异,负性通脱,甫入弟子学,即课徒自娱,脩脯无所取。而弟子入泮宫以去者数十人,然终不得志于有司以获伸其志。而又躬逢时艰,伤怀坐视,其意亦良可悲矣。”另外,我们还可以从《风流自赏》的一些篇目中得到关于作者家世生平的一些信息:《鬼夜哭》卷五提到“定南之北高蓬镇(今定州市有北高蓬村),距余村可八里许”。今距离定州市高蓬镇北高蓬村约八里许范围内有一李家村,或即李凤仪里居所在。《恶人恩报》卷十三提到“同治丁卯……余应顺天乡试”。《蛾》卷十提到“癸酉(同治十二年,1873)顺天乡试,寓燕市之东城海岱门大街大羊毛胡同”。《阮宝山》卷六提到“光绪乙未,余寓居深泽鹺馆”。《碑影》卷七提到“光绪辛丑秋九月,余家居闲暇”。《小义犬》卷五提到“光绪辛丑腊前三日,余家居”。可见其一生数次参加乡试未能中举,以教读为业,又曾入幕为宾,晚年家居,穷愁终老。另外,《遇蛇》卷二提到“道光戊辰,余父应顺天乡试,自燕京返”。可见其父亦曾读书应举。《宋翁》卷一提到“定南之土堡南街,宋翁字辅臣,余岳丈也”。《狐戏》卷二云:“高志远翁,余外祖也。”《蛇入人口》卷六提到“定郡之南庞村(今定州市有南庞村)陈凤图,余亲家翁也”。约略可知其家属亲戚情况。

关于《风流自赏》的成书,由李三辰序可知是在光绪辛丑、壬寅之交的八九个月间内完成的,初稿八卷。其中《疫鬼聚语》卷五记光绪二十八年事,可见成书于其后不久。李敬等人光绪三十四年序则提到书稿原名《信口闲谈》,李凤仪去世的时候已经有十数卷,众人集资刊刻成书。马骥图序云:“吾弟以狷介之性,从未受人脩金。近因目击时艰,辞不教读,俯仰自适,述其见闻,信手成书。无非代鬼狐以传语,假妖魅以抒怀;藉阳间之吐属,作冥府之讴吟。且文如翻水,笔似转珠,于文章亦兼资乎世道。总之,本劝善规过以立言,由惩恶刑淫以范世。书成数卷,俱属信心信笔,并未起草参酌,始而名之曰《信口闲谈》,特见吾弟之谦怀。仆因称之以《风流自赏》,仍不离虚怀若谷之意云尔。”可见《风流自赏》的书名是马骥图改的。陈清修序云:“近得表叔稗史一通,反覆读之,乃知必传无疑也。谓人事有代谢,章程有变更,习尚有转易,而惟作稗史者,脍炙人口,饕餮人心,可以永传而勿替。盖其为之也,尽心以体认;斯其读之也,快意以披吟。方其殚精竭虑,搦管挥毫,极鬼神之幽眇,揭鬼神之离欢,探妖祥之秘奥,以及虫鱼鸟兽,穷不可穷之理;人情物态,解不可解之缘。其运思也,如逢桃源,鸡鸣犬吠,非复人间;如遇迷途,花明柳暗,忽睹新村。英辞润金石,高义薄云天。是以兵燹经而弥新,风霜蚀而不磨,虽曰稗官小说,亦实经史之流裔

哉。”陈清修认为该书可以羽翼经史,以之为小说家荣光,这也是稗史作家的共同信念。

至于本书的创作意图,作者《日记》也有所交待:

低昂宇宙,仆本恨人;寥落寰区,余同过客。窃念花非有意,招士女之游观;树本无心,藉荫凉而憩息。是用悲欢离合,事托鬼狐;游戏笔谈,情传鬼魅。厌人间之晋接,为冥府之讴吟;资鬼语之啾啾,作世情之笑傲。寄托如斯,亦堪伤矣;忧思若此,何足道哉!顾吾筹之业,不能得路青云,事业垂于钟鼎;复未获试旂地,功勋著于旂常,则虽茆檐蔀屋,亦可栖身;蔬食菜羹,均堪适口。犹幸箕裘未坠,合家饱食以三餐;更欣烛火含辉,助我苦吟于五夜。如其知我,等资粝饭以疗饥;倘不谅余,莫强土羹而下咽。惟浮生其如寄,真成藩溷之花;已视死而若归,何冀人天之果?尤可慨者,终年聚首,付之脉脉以无言;尽日谈心,竟尔依依其何似。则夫座侧之纷纭,环侍俱是业冤;世间之酬酢,交来原非知己。嗟嗟!洞徹人情,莫怪闭门其寡合;昭知世故,何妨搦管以遣怀。信心以往,矢口而吟。其诗曰:亲戚遗我故人疏,不为终年事药炉。款客行沽堪自笑,殷殷愧煞座中虚。

由作者的生平经历以及《日记》来看,都与蒲松龄及其《聊斋自志》非常相似,因此《风流自赏》在题材和手法上对《聊斋志异》有所借鉴就可以理解了。

二、《风流自赏》对前人传奇的借鉴

《风流自赏》虽然产生在清末传奇渐稀的时期,但受到唐传奇和《聊斋志异》的影响较深,属于晚清文言小说集中传奇色彩较浓的一部,对前人传奇的题材手法均有借鉴。

《风流自赏》所收小说多数篇幅较长,且对唐传奇和《聊斋志异》的题材情节多有模仿。如《避熟诗》卷一写闻人生佻达无行,醉酒归家途中,在树林里遇到五人作诗酒之会,众人吟诗酬答。后来因闻人生狂放不羁导致众人散去,闻人生这才发现自己身处废园之中。五人皆花妖木魅:冬岭者,松也;锦官者,柏也;清友者,梅也;睡妆者,海棠也;唐贵号富花者为牡丹。构思手法与唐传奇《东阳夜怪录》相类,其间也穿插大量的诗歌。《逢剑仙》卷九写明季严嵩族侄严玉玺为非作歹,鱼肉乡里,为夺民女王淑真为妾,与严世蕃合谋害死淑真之父并抄其家。淑真逃亡途中遇道姑授以剑术,成剑仙,后归家复仇。故事有唐女侠传奇风韵,全文共三千三百馀字,其间穿插诗歌十馀首,也与重“诗笔”的唐传奇神似。《狐报》卷一写历城殷天官年少时以身助狐躲过雷劫,三十年后其子有难亦得狐仙相救并以女妻之,后狐女帮助公子得中进士。故事情节跟《聊斋志异·小翠》相似。作者篇末评论道:“相公倜傥慷慨,已于蒲留仙《聊斋志异·狐嫁女》一节窥见一斑矣,近又得其轶事,以见人世夙缘非偶然者。”可见其直接受到《聊斋志异》影响。《梁成玉》卷六写富家子梁成玉始乱终弃贫家女,遭到报应,跟《聊斋志异·窦女》情节相似。《石韞玉》卷七石韞玉因救一被

猎获之狐而得其报恩事,救狐情节与《聊斋志异·青凤》略同。《虎复仇》卷七写谢家女玉莲化虎复仇事,与《聊斋志异·向杲》相似。类似篇目还有不少,兹不一一列举。

宋人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卷八中说唐传奇“文备众体,可以见史才、诗笔、议论”^①。唐传奇的这种韵散相间、叙议结合的模式在《风流自赏》中皆有很好的体现。李凤仪喜欢以诗文、书信、判牒等体裁入小说,继承了唐人小说的“诗笔”特色,也受到了明代“诗文小说”^②的影响,在晚清文言小说中并不多见。《棘闱果报》卷一写温如玉与秦乡宦女故事。温始乱终弃,另婚大族,致使秦女自缢身亡。咸丰辛亥,温生入闱,遭女鬼报应而亡,其卷上大书七绝八首叙负心经过。《劫女尽节》卷二写咸丰三年太平军战乱中林、李两才女自杀保节事,其间亦穿插不少才女所作诗歌及毕命诗。《姚女轶事》卷二录姚女自明己志及后来寄身空门三十六韵七言绝句。《孝女题诗》卷五、《王月娇》卷十等不但篇幅长,像《孝女题诗》近三千字,而且穿插大量诗歌。除诗歌外,不少篇目中还穿插其它文体,如《方翠娥》卷一写杭州才女方翠娥短命事。翠娥临终辞父母文用骈体写成:

儿以司香幼婢,掌记小鬟,如天女之散花,随风荡坠;仙人之剪水,点地缤纷。生奴有恨,劳保抱兮三年;奉母无缘,缺晨昏兮百岁。十六年恩成覆载,无非石火电光;三千界境悟空明,纯是镜花水月。就湿推干,悔却当门设悦;执经问字,等他育子弄璋。殒一女于青年,实堪慨矣;睹双亲之白发,良足悲哉。倘使轮回有准,可期报德于来生;如其奉养无人,何以酬恩于斯世?恨悔难填,徒望洋而增感;情天莫补,欲炼石以何言。冒死陈词,捐生作字,儿成永诀,亲勿过悲。

后有走无常者冥中见之,风度一如生时,又向父母寄《冥中八景》诗。《耿八十》卷一写涿郡耿八十新婚之夜怀疑妻子嫌弃自己故愤而出走,至山东莱芜界,为人做塾师,后考中举人,归家探亲。又多心,将所携银两埋于土地祠,先在自家窗外窥探妻子与母亲境况,发现家人对自己的思念后才与家人相见。等他回到土地庙取银两的时候,发现已经被偷走。后来虽然在知州李公的帮助下找到了窃贼,但李公也对耿八十进行了劝诫,文中穿插李公骈体判词一篇。类似的穿插韵文、骈文、判牒的作品还有很多,与唐传奇及明代诗文小说不同的是,作者生处末季,落拓不偶,又躬逢时难,伤怀坐视,因此更多将笔触转向乱世中的薄命才女,同时借才女之笔,抒胸中才学。作者炫才的同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,更多故事涉及晚清动荡的时局以及对薄命才女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。

^①赵彦卫:《云麓漫钞》,中华书局,1996年,第135页。

^②孙楷第:《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年,第127页。

三、“集束体”与文白合流

清代随着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出现,文言小说有复归雅化的趋势,原来的“诗文小说”一度失去了存在的市场,并转化为中篇白话艳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。时至晚清,随着文言的衰微,文言小说创作再次出现了雅俗合流的趋势,《风流自赏》就是这种趋势的代表作品。《风流自赏》在体式和语言上均带有雅俗合流期杂糅的特点,既保留了文言小说的长处,也受到通俗小说结构体式和行文风格的影响。

(一)“集束体”小说组合

在体制上《风流自赏》的最大特点在于创为“集束体”短篇小说群模式。本文所谓“集束体”是指多篇小说从不同侧面铺衍故事,各故事在情节上互有联系又在叙事上各有侧重、独立成篇的一种小说群组形态。《聊斋志异》中已经有相互关联的篇目,《王桂庵》(卷十二)写王桂庵与孟芸娘的曲折爱情故事,后面附录《寄生》一篇写桂庵之子寄生与姑母之女闺秀和张氏女五可的波折婚事。蒲松龄把两篇一起评论道:“父痴于情,子遂几为情死。所谓情种,其王孙之谓与?不有善梦之父,何生离魂之子哉!”这种模式在《聊斋志异》中仅此一例,并未形成规模,而在《风流自赏》中则大量出现这样的小说组合,这是需要注意的。

《风流自赏》卷十四写刘谦光故事,共由《海外奇逢》、《遇仙》、《获福》、《逢劫获救》、《结仙缘》、《了世缘》六个子故事组成,共六千八百馀字。《海外奇逢》写刘谦光海外贸易遇风船覆,荒岛食仙草而可以飞升事。《遇仙》写刘生谦光海岛遇仙事。《获福》记刘谦光遇仙人,见自己名下该有万年自脱龟壳一事作一生温饱之资,仙人又告诉刘有大劫临身。《逢劫获救》写刘在山上遨游之际遇虎及魔君,得山神和仙女相救。《结仙缘》记刘谦光与女仙玉箫的一段姻缘。其中穿插玉箫的身世介绍,说她本来是《升仙传》中濮阳国公刘文静之妹嫁张庆祥所生,后母女同日升仙,玉箫得道时年方二八。《了世缘》写谦光旋里,物是人非,得其曾孙,时为嘉靖二年,不知永乐。谦光售所得珠宝,起家巨富,娶妻何氏并生子。子成人后,谦光不知所往。二子与母寻亲海外,何氏终随谦光以去。这一系列故事对多种小说体式有借鉴:刘谦光海岛奇遇一节受到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卷一《转运汉遇巧洞庭红》的影响;《逢劫获救》则有神魔小说的痕迹;《结仙缘》、《了世缘》情节与魏晋志怪小说《幽明录》中的《刘晨阮肇》主人公的经历相似;故事结尾似乎又受到了唐传奇《柳毅传》的影响。这一集束小说比一般文言小说集中的单篇之间联系更紧密,又比通俗章回小说的结构松散,因此是一种介于中间状态的小说群组形式。另一束比较典型的小说群组是卷十一与杨慎修相关故事,包括《毕生狐缘》、《立辨乱语》、《采生魂》、《对质招供》、《烈妇行》、《再团圆》、《狐女诗》七个子故事。其中《烈妇行》开头云:“公之宰湘阴也……”;《再团圆》开头则说:“公之夫人为张氏

……”；《狐女诗》开头曰：“狐女之随杨公也……”。由开篇的语言可见是从不同角度展开叙事的。

其它的如卷二《困厄奇逢》和《姚女轶事》亦有关联。《困厄奇逢》写许文恪公夫人张氏救助被夫所卖之姚氏女并认为义女。篇末云姚氏女不知所终。《姚女轶事》则云客有自永年来者，言其乡孙震云家目下虽富，乃祖曾为文恪公司阍广东，述姚女事颇详，故作者“命儿辈抄录存稿，补续前文”。叙姚女之夫被家人寻获后服毒自杀，姚女与家人团聚，奉养两母百年后遁入空门。在文中穿插了姚女所作七绝《在庵三十韵》。卷二《狐了缘》和《造因附记》为一组。《狐了缘》写定南之梁村人宋文彬，曾祖娶报恩之狐女，其祖亦娶狐女。后文彬贫不能自立，其祖母授之二鸽，鸽子繁衍很快，文彬借卖鸽粪赚钱度日，竟然享用不尽。文彬夫妇去世后，鸽子散去。《造因附记》写文彬之祖曾救狐，故得狐女相报。又如卷四《三十六郎》记国朝康熙间齐玉环事，《续前文》卷四与之联系。卷五《散财童子》记前明李承宗子李宝珠事，附录《李宝珠》、《余氏女》故事为一组。卷六《封疫鬼》记许大方伯讳汝霖事，《附叙张女》与之关联。卷十四《陈家坟》附《结案》；卷十六《费金娥》记明末奇女子费金娥事，与《复大仇》情节先后勾连。《王素绢》记明季宫人素绢事，与《御河捐生》情节关联。这种以集束形式编排故事的方式既保持了文言短篇小说的特点，同时吸收了通俗章回体的形式稍加变通，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，也是《风流自赏》最突出的结构特点。

（二）语言的通俗化

《风流自赏》不但在体式上受到通俗小说的影响，在语言上也表现出雅俗合流的趋势，如同样是写打斗场面，与《聊斋》的雅洁语言相比，《风流自赏》要繁复浅近的多。我们先看《聊斋》卷四《妾击贼》中的一段描写：

妾起，嘿无声息，暗摸屋中，得跳水木杖一，拔关遽出。群贼乱如蓬麻，妾舞杖动，风鸣钩响，击四五人仆地。贼尽靡，骇愕乱奔。墙急不得上，倾跌咿哑，亡魂失命。

《风流自赏》卷九《罗氏妇》记同治七年罗氏妇杀贼事，也有一段描写罗与群贼打斗场面：

去村约六七里，忽边马二十餘贼欲掠车中妇女，时富（家）随行八九人睹贼凶猛，莫敢与争，独罗大骂而前。一贼挺枪来刺，被罗挥之以戈，枪抛弃地上约数丈，因乘势以戈击其首，坠马死。一贼再进，奋戈伤其咽喉而死。更一贼舞大砍刀骤马来前，罗迎以戈，夺之，弃戈用刀，即以其人之刃断其人之头。餘贼大哗而进，妇胆力俱壮，当之者罔不披靡，以至死者相继，尸横枕藉道左约以十六七人计。其他之未遽直前与带伤未毙骇而奔，马无人跨亦鞴鞍四外惊散。罗虽著伤数处，然犹运刀如风，追奔逐北不已。

从行文上看，《风流自赏》受到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影响比较明显，是用浅近文言写成的。再如卷十四刘谦光故事之《逢劫获救》一篇对魔君形象的

描写:

赤发蓝面,两目拟盃大铜铃,炯炯有光,张血口,牙巉巉如锯。高可八九尺,衣绛红,赤其一双踝骨,露两足作雕爪形,大如箕。睹来者以生人献,作大喜状,磔磔类鸟兽鸣,不识其竟作何语。少间似遣出一物作邀请者,倏见外边相率偕入者以十馀计,胥狰狞可畏,面色青紫不一,两目突突大于榴,相见时舞蹈喧哗,恍如世人见面互作拜跪而寒暄者。衣服著以五色,灿然陈列,共指刘,不胜希奇艳羨,似是纷纷然告语。群焉喜笑,欢声雷动,成乐不可支。更呼数物来前,命获刘者举刘以付。窥其意,若得异味。遂使庖人杀而烹之,熟而献之,果伊腹,悦伊口,将共啖其肉,以作下酒之需。

这段描写受到神魔小说的影响更为明显,在语言上也表现出文白合流的特点,这也反映了晚清文言小说发展的总体倾向。

以上是关于《风流自赏》作者生平和价值的初步考查。《风流自赏》属晚清罕见的一部文言小说集,从题材内容上看,虽不离狐鬼怪异奇闻,但志怪与传奇体例划分上比《聊斋志异》要清楚,避免了《聊斋志异》“一书而兼二体”的毛病。同时,它继承了前代传奇小说笔法又有所拓展和创新,在晚清小说雅俗合流趋势中独创了“集束体”小说组合形式。在清末的文坛上,虽然与《啖影集》、《夜雨秋灯录》的辞采相比稍逊一筹,但足可与《里乘》、《醉茶志怪》、《淞隐漫录》相颉颃,因此值得引起小说研究者的重视。

作者单位:南京大学文学院